

朱子語類

十四五

大學經

13
2939
6



口 13
2939
6



朱子語類卷第十四

大學綱領
學問須以大學為先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中庸工夫密

規模大德明

讀書且從易曉易解處去讀如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
察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
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蓋卿

其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
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
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
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

去五味均平戲



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寓

先看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涇涇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夫雖多讀古人書無益書只是明得道理却要人做出書中所說聖賢工夫未若果看此教書他書可一見而決矣謙

論孟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者後方看乃佳道學不明元來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人之為學先讀大學次讀論語大學是箇大坯模大學譬如買田契論語如田畝闊狹去處逐段子耕將去或曰亦在乎熟之而已曰然去偽人傑同

問欲專看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

末次第且就實處理會却好不消得專去無形影處理會

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別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具備易以推尋也力行

今且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填補去如此看得一二兩書便是占得分数多後却易為力聖賢之言難精難大略既精則後面粗者却易曉大雅

亞夫問大學大意曰大學是脩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地盤既成則可舉而行之矣時舉或問大學之書即是聖人做天下根本曰此譬如人起屋

是畫一箇大地盤在這裏，理會得這箇了，他自若有材，料却依此起將去，只此一箇道理明，此以南面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大學一書如行程，相似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自某處到某處幾里，識得行程，須便行始得，若只讀得空殼子，亦無益也。履孫

大學如一部行程曆，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得到，何處，明日行得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若只把在手裏翻來覆去，欲望之，燕之越，豈有是理？自脩

大學是一箇腔子，而今却要丟去，填教實着，如他說格物自家是去格物，後填教實着，如他說誠意自家須是去誠意，後亦填教實着。節

大學重處都在前面，後面工夫漸漸輕了，只是措磨在

○廣錄云：後面其失漸輕，亦是下措磨底工夫在。

看大學前面初起許多，且見安排在這裏，如今食次冊相似，都且如此呈說，後方是可喫處，初間也要識許多模樣，實孫

大學一字不胡亂，下亦是古人見得這道理，熟信口所說，便都是這裏。

大學聽說了，又逐段更說許多道理，聖賢怕有此子照管不到，節節覺察將去，到這裏有恁地，病到那裏有恁地，病節

明德如八窓玲瓏，致知格物各從其所，明處去，今人不會做得，小學工夫一旦學大學，是以無下手處，今且當自

持敬始使端確純一靜專然後能致知格物格
而今無法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看
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明德如何
是新民如何是止於至善日日如是讀月去日來自見
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日看得新方得却不是
道理解新但自家這箇意思長長地新義剛

才仲問大學曰人心有明處於其間得一二分即節節推
上去又問小學大學如何曰小學誦養此性大學則所
以實其理也忠信孝弟之類須於小學中出然正心誠
意之類小學如何知得須其有識後以此實之大抵大
學一節一節恢廓展布將去然必到於此而後進既到
而不進固不可未到而求進亦不可且如國既治又却

絜矩則又欲其四方皆準之也此一卷書甚分明不是
滾作一塊物事可學

大學是為學綱自先通大學立定綱領其他經皆雜說在
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
此是正心誠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
事

問大學一書皆以脩身為本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是脩
身內事曰此四者成就那脩身脩身推出做許多事格
致知格物大學中所說不過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
敬之類古人小學時都魯理會來不成小學全不曾知
得然而雖是止於仁止於敬其間却有多少事如仁必
有所以為仁者敬必有所以為敬者故又來大學致知

格物上窮究教盡如入書院只到書院門裏亦是到來亦喚做格物致知得然却不曾到書院築底處終不是物格知至營

人多教踐履皆是自立標置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此聖人作今大學便要使人齊入於聖人之域幹

大學所載只是箇題目如此要須自用工夫做將去賀孫大學教人先要理會得箇道理若不理會得見聖人許多

言語都是硬將人制縛剩許多工夫若見得了見得許多道理都是天生自然鐵定底道理更移易分毫不得而今讀大學須是句句就自家身上看過少間自理會得不待解說如語孟六經亦須就自家身上看便如自

家與人對說一般如何不長進聖賢便可得而至也孫今人都是為人而學其所以教諸公讀大學且看古人為學是如何是理會其事諸公願為古人之學乎願為今人之學乎敬仲

讀大學且逐段崖看這段時似得無後面底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文意聯屬却不妨幹

看大學固是着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從頭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亦難賀孫

或問讀大學曰讀後去須更溫前面不可只恁地茫茫看須溫故而知新須是溫故方能知新若不溫故便要求知新則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賀孫

讀大學初間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間讀

得似不與自家相關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著如此
做不如此做自不得賀孫

謂任道兼讀大學云須逐段讀教透默自記得使心口相

應古時無多書人只是專心暗誦且以竹簡寫之尋常

人如何辦得竹簡如此多所以人皆暗誦而後已伏生

亦只是口授尚書二十餘篇黃霸就獄夏侯勝受尚書

於獄中文豈得本子只被他讀得透徹後來著述諸公

皆以名聞漢之經學所以有用賀孫

或問大學曰大槩是如此只是更要熟讀熟時滋味自別

且如喫果子生時將來喫也是喫這果子熟時將來喫

也是喫這果子只是滋味別胡冰

問賀孫讀大學如何曰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要讀論

語大學稍通正好着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得

後面見得後未接得前面今識得大綱統體正好熟看

如喫果實相似初只恁地硬咬嚼待嚼來嚼去得滋味

如何便住却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和靖見伊川半年

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某且要人讀

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九讀書初一項

須着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九分工夫第三項便

只費六七分工夫少刻讀漸多自貫通他書自不着得

多工夫賀孫

諸生看大學未曉而輒欲看論語者責之曰公如喫飯一

飯未曾有顆粒到口如何又要喫這般喫那般這都是

不曾好生去讀書某嘗謂人看文字曉不得只是未曾

着心文字在眼前他心不曾着上面只是恁地畧綽將過這心元不曾休殺在這裏看他只自恁地豹跳不肯在這裏理會又自思量做別處去這事未了又要尋一事做這如何要理會得今之學者看文字且須壓這心在文字上逐字看了又逐句看逐句看了又逐段看未看曉不得者賀孫

子淵說大學曰公看文字不似味道只就本子上看看來看去久之冷淡自應有得公便要丟上面生意只討頭不見其所成章句或問之書已是傷多了當初只怕入曉不得故說許多令人看反曉不得此一書之間要緊只在格物兩字認得這裏看則許多說自是閑了初看須用這本子認得要害處本子自無可用某說十句在

裏面看得了只做一句說了方好某或問中已說多了却不說到這般處看這一書又自與看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箇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答顏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於平天下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家之所以齊却先須脩身身之所以脩却先須正心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本領全只在這兩字上又須知如何是格物許多道理自家從來合有不合有定是合有定是人人都有人之心便具許多道理見之於身便見身上有許多道理行之於家便是一家之中有許多道

理施之於國便是一國之中有許多道理施之於天下便是天下有許多道理格物兩字只是指箇路頭須是
自去格那物始得只就紙上說千千萬萬不濟事賀孫
荅林子淵說大學曰聖人之書做一樣看不得有只說一箇下工夫規模有首尾只說道理如中庸之書劈初頭便說天命之謂性若是這般書全著得思量義理如大學只說箇做工夫之節目自不消得大段思量總看過便自曉得只是做工夫全在自家身上却不在文字上文字已不着得思量說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雖這四箇不碍公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體

則實是有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偽不得試看天下豈有假做得仁假做得義假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而非偽也更自一身推之於家實是有父子有夫婦有兄弟推之天地之間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後人旋安排是合下元有此又如一身之中裏面有五臟六腑外面有耳目口鼻四肢這是人人都如此存之為仁義禮智發出來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人人都有此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亦莫不皆然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魚子有發見處看他也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群衆便是有朋友亦有

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末都是天地所生共這根蒂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如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斂天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問大學曰看聖賢說話所謂坦然若大路然緣後來人說得崎嶇所以聖賢意思難見賀孫

聖賢形之於言所以發其意後人多因言而失其意又因註解而失其主九觀書且先求其意有不可曉然後以註通之如看大學先看前後經亦自分明然後看傳可大學諸傳有解經處有只引經傳贊揚處其意只是提起

一事使人讀着常惺惺地道夫

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看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夫看賀孫

看大學且逐章理會須先讀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又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將來統看溫尋過這方始是須是靠他這心若一向靠寫底如何得又曰只要熟不要多貪道

聖人不令人懸空窮理須要格物者是要人就那上見得道理破便實只如大學一書有正經有解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詳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亦不用矣然

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亦看聖賢底不出大雅

或問大學解已定否曰據某而今自謂穩矣只恐數年後又見不穩這箇不由自家問中庸解曰此書難看大學本文未詳者某於或問則詳之此書在章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理未必是有疑處皆以蓋言之淳

大學章句次第得皆明白易曉不必或問但致知格物與誠意較難理會不得不明辨之耳人傑

子淵問大學或問曰且從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章句或問乃注脚之注脚亦不必深理會賀孫

學者且去熟讀大學正文了又子細看章句或問未要看法俟有疑處方可去看又曰某解書不合太多又先准備

學者為他設疑說了他未曾疑到這上先與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容易了聖人云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須是教他疑三朝五日了方始與說他便通透更與從前所疑慮也會因此觸發二夫都在許多思慮不透處而今却是看見成解底都無疑了吾儒與老莊學皆無傳惟有釋氏常有人蓋他一切辨得不說都待別人自去敲搗自有箇通透處只是吾儒又無這不說底若如此少間差異了又曰解字下字最難某解書所以未定常常更改者只為無那恰好底字子把來看又見不穩當又着改幾字所以橫渠說命辭為難賀孫

某作或問恐人有疑所以設此要他通曉而今學者未有

疑却反被這箇生出疑賀孫

或問朱敬之有異聞乎曰平常只是在外面聽朋友問答或待裏面亦只說某病痛處得一日教看大學曰我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先須通此方可讀書賀孫

原於大學用工甚多温公作通鑑言臣平生精力盡在此書其於大學亦然論孟中庸却不費力友仁

大學一日只看二三段時便有許多脩處若一句看去便少不是少只是看得草草

某解註書不引後面說來證前說却引前說去證後說蓋學者方看此有未曉處又引他處只見難曉大學前是如此問

說大學啓蒙畢因言其一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是

前賢所未到處若使天假之年庶幾將許多書逐件看得恁地煞有工夫賀孫

序

亞夫問大學序云既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又有氣質之稟所謂氣質便是剛柔強弱明快遲鈍等否曰然又云氣是那初稟底質是成這模樣了底如金之鑛木之萌芽相似又云只是一个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渣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為愚為不肖恪

問一有聰明睿智然盡其性者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何處見得天命處曰此也如何知得只是才生得一箇恁地底人定是為億兆之君師便是天命之也他

既有許多氣魄才德決不但已必統御億兆之衆人亦自是歸他如三代已前聖人都足如此及至孔子方不然然雖不為帝王也閑他不得也做出許多事來以教天下後世是亦天命也

問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天如何命之曰只人心歸之便是命問孔子如何不得命曰中庸云太德必得其位孔子却不得氣數之差至此極故不能反可學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天却自做不得所以立得聖人為之脩道立教以教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天做不得底却須聖人為他做也

問各悅馬以盡其力下以悅字何謂曰悅字者乃是刺着

頭只管做將去底意思友仁

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曰這本須先識得外面一個規模如此大了而內做工夫以實之所謂規模之大凡人為學便當以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及明明德於天下為事不成只要獨善其身便了須是志於天下所謂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也

所以大學第一句便說在新民

明德新民便是節自止於至善便是規模之大道夫

仁甫問釋氏之學何以說為高過於大學而無用曰古儒更着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理會道理他便都掃了這人他便恁地空空寂寂恁地便道事都了只是無用德行道藝藝是一人至末事然亦皆有用釋氏若將此子事

付之便都沒奈何又曰古人志道據德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數尤為最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美法亦其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即徒然壞了許多士子精神賀孫

經上

大學首三句說一箇體統用力處却在致知格物端蒙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入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見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致仲

明德下明

或問明德便是仁義禮智之性否曰便是

或問所謂仁義禮智是性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公道理在心裡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

明德是指全體之妙下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

明明德明只是提撕也士毅

學者須是為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十句明明德上以

致立心則如今端己斂容亦為己也讀書窮理亦為己

也做得一件事是實亦為己也聖人教人持敬只是須

著從這裡說起其實若知為己後即自然著敬方子

明明德乃是為己工夫那个事不是分內事明德在人非

是從外面請入來底蓋卿

為學只在明明德一句君子存之存以而已小人去之去

以而已一念疎然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儒用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當常常提撕能如此便有進步處蓋

其原自以發見人只一心為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

有脉絡貫通處季札

在明明德，須是自家見得這物事，光明燦爛，常在目前，始得。如今都不曾見得，須是勇猛，着起精神，拔出心肝，與它看，始得。正如人跌落大水，浩無津涯，須是勇猛奮起，這身要得出來，始得。而今都只沉沉聽他流將去。

或以明明德譬之，磨鏡曰鏡，猶磨而後明。若人之明德，則未嘗不明，雖其昏蔽之極，而其善端之發，終不可絕。但當於其所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念，其不昧，則其全體大用可以盡明。且如人知己德之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就這裡便明，將去。個明明德，如人自云：天之所與我，未嘗昏，只知道不昏便不昏矣。個

明明德，是明以明德，只見一點明，便於此明去。正如人醉醒初間，少醒，至於大醒，亦只是一醒。學者貴復，其初至於已，到地位，則不着不復字，可學。

問明明德曰：人皆有不明明處，但為物欲所蔽，別撥去了，只就明處漸明，將去。然須致知格物，方有進步處。識得本來，是甚麼物？季札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非義而羞惡見，孺子入井而惻隱見，尊賢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見，皆明德之發見也。如此推之，極多。但當因其所發而推廣之。

明德謂得之於已，至明而不昧者也。如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則有別，長幼則有序，朋友則有信。初未嘗

言類
差也。苟或差焉，則其所得者昏而非固，有之明矣。履絲人本來皆具此明德，德內便有此仁義禮智四者，只被外物汨沒了，不明便都壞了。所以大學之道，必先明其明德，若能學，則能知覺此明德，常自存得，便去刮剔不為物欲所蔽，推而事父孝，事君忠，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皆只此理。大學一書若理會得這一句，便可迎刃而解。

明德也。且就切近易見處理會也。且慢慢自見得如何一日便都要識得如出必是告反必是面昏定晨省必是昏定晨省這易見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這也。易見有甚不分明如九族既睦是家家之明德百姓昭明是堯一國之明德黎民於變時雍是堯

堯天下之明德如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是不孝到能昏定晨省冬溫夏清可以為孝然而從父之令今看孔子說却是不孝須是知父之命當從也有不可從處蓋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諭父母於道方是孝賢孫

曾與宗問如何是明明德曰明德是自家心中具許多道理在這裡本是個明底物事初無暗昧人得之則為德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從自家心裡出來觸着那物便是那個物出來何嘗不明緣為物欲所蔽故其明易昏如鏡本明被外物點汙則不明了少間磨起則其明又能照物又云人心惟定則明所謂定者非是定於這裡全不脩習待他自明惟是定後却好去學看來看去

久後自然徹。又有人問自覺胸中甚昧，曰：「這明德亦不甚昧。如適來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等，此是心中元有此等物發，而為惻隱，這便是仁發，而為羞惡，這便是義發，而為辭遜，是非便是禮。智者看來，這人亦不是甚昧，但恐於義理差互處有似是而非者，昧能分別耳。且如冬溫夏清為孝，人能冬溫夏清，這便是孝。至如子從父之令，本似孝，孔子却以為不孝，與其得罪於鄉閭，不若且諫父之過，使不陷於不義，這處方是孝。恐似此處未識大故，分別得出方昧。且如齊宣王見牛之觶，觶便有不忍之心，欲以羊易之，這便見惻隱處，只是見不完全。及劉興甲兵危，士臣處便欲快意為之，是見不精確，不能推與牛之心，而愛百姓，只是心中所見所好如此，且恁

他做去。又如胡侍郎讀史，管見其為文字與所見處甚好，到他自做處，全相反，不知是如何，却似是兩人做事。一般前日所見是一人，今日所行又是一人，是見不真，確致得如此。卓

或問：「明明德是於靜中本心發見，學者因其發見處從而窮究之，否？」曰：「不特是靜，雖動中亦發見。孟子將孺子將入井處，來明這道理，蓋赤子入井，人所共見，能於此發端處推明，便是明。蓋人心至靈，有什麼事不知有什麼事不曉，有什麼道理不具在這裡，何緣有不明？為是氣稟之偏，又為物欲所亂，如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真之於真，四肢之於安佚，所以不明，然而其德本是至明，物事終是遮，不得必有時發見，便教至惡之人亦

時乎有善念之發學者便當因其明處下工夫一向明
 將去致知格物皆是事也且如今人做得一件事不是
 有時都不知便是昏處然有時知得不是這個便是明
 處孟子發明赤子入井蓋赤子入井出於倉猝人都主
 張不得見之者莫不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人心莫不
 有知所以不知者但氣稟有偏故知之有不能盡所謂
 致知者只是教他展開使盡又曰看大學先將經文看
 教貫通知看或問須全段相參酌看教他貫通知看了
 隻手擡起便有五指頭始得今看或問只逐些子看都
 不貫通如何得子榮
 或問明德云云曰不消如此說他那注得自曉子榮
 要你實去體察行之於身須是真个明得這明德是怎

生地明是如何了得它虛靈不昧須是真个不昧具得
 衆理應得萬事只恁地說不濟得事又曰如格物致知
 誠意正心脩身五者皆明明德事格物致知便是要知
 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便是要行得分明若是格物致
 知有所未盡便是知得這明德未分明意未盡誠便是
 這德有所未明心有不正則德有所未明身有不脩則
 德有所未明須是意不可有頃刻之不誠心不可有頃
 刻之不正身不可有頃刻之不脩這明德方常明問所
 謂明德工夫也只在讀書上曰固是在讀書上然亦不
 專是讀書事上也要理會書之所載者固要逐件理會
 也有書所不載而事上合當理會者也有古所未有底
 事而今之所有當理會者極多錄別出

問或謂虛靈不昧是精靈底物事具象理是精靈中有許多條理應萬事是那條理發見出來底曰不消如此解說但要識得這明德是甚物事便切身做工夫去其氣稟物欲之蔽能存得自家个虛靈不昧之心足以具眾理可以應萬事便是明得自家明德了若只是解說虛靈不昧是如何具眾理是如何應萬事又是如何却濟得甚事又問明之之功莫須讀書為要否曰固是要讀書然書上有底便可就書理會若書上無底便着就事上理會若古時無底便着就而今理會蓋所謂明德者只是一个光明底物事如人與我一把火將火照物則無不燭自家若滅息着便是暗了明德能吹得着時又是明其明德所謂明之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

皆明之之事五者不可關一若關一則德有所不明蓋致知格物是要知得分明誠意正心脩身是要行得分明然既明其明德又要功夫無間斷使無時而不明方得若知有一之不盡物有一之未窮意有頃刻之不誠心有頃刻之不正身有頃刻之不脩則明德人暗了惟知無不盡物無不格意無不誠心無不正身無不脩即是盡明明德之功夫也

問大學注言其體虛靈而不昧其用肇照而不遺此二句是說心說德曰心德皆在其中更子細看又問德是心中之理否曰便是心中許多道理光明肇照毫髮不差寓○棟注
是舊本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

者也。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為性，而無以具衆理以下之事備。

問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是如何？曰：人固有理會得處，如孝於親、友於弟、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不可謂他不知。但須去致極其知，因那理會得底，推之於理會不得底，自淺以至深，自近以至遠。又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

問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以明德莫是天生德於予之德，曰：莫如此。問：只理會明德是我身上甚麼物事？某若理會不得，便應是天生德於予之德。公便兩下都理會不得，且只就身上理會。莫又引一句來問如此？只是紙上去討。又曰：以明德是天之予我者，莫令汙穢，當常常有。

以明之

問明明德意思，以平且驗之，亦見得於天者，殊嘗不明。曰：不要如此看，且就明德上說如何？又引別意思，證讀書取不要如此，賀孫遂就明德上推說，曰：須是更仔細，體驗不然，皆是閑說。

傳敬子說明明德曰：大綱也是如此，只是說得恁地孤單也，不得且去子細看聖人說這三句也。且大槩恁地說到下面方說平天下至格物八者，便是明德新民底工夫。就此八者理會得透徹，明德新民都在這裡。而今且去子細看，都不要把自家言語意思去攙他底。公說胸中有箇分曉底，少間捉摸不着，私意便從這裡生，便去穿鑿。而今且去熟看那解看得細字，分曉了便曉得大。

字便與道理相近道理在那無字處自然見得而今且說格物這箇事理當初甚處得來如今如何安頓它逐一只是虛心去看萬物之理看日用常行之理看聖賢所言之理

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也在新民明德而後能新民
或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着別人又不是硬要去新他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小小效驗自

是自家這裡如此他人便自觀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國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子蒙

問明德新民在我不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却在它曰雖說是明己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明明德於天下自新以新其民可知寓

蜚卿問新民莫是脩道之謂教有以新之否曰道之以德是明明德齊之以禮是禮新民也是脩道之謂教有禮樂法度政刑使之去舊汙也

至善只是十分是處
至善猶令人言極好
凡曰善者固是好然方是好事未是極好處必到極處便是道理十分盡頭無一毫不盡故曰至善備

至善是極好處且如孝冬溫夏凊昏定晨省雖然是孝底事然須是能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方始是盡得所謂孝

至善是個最好處若十件事做得九件是一件不盡亦不是至善

說一箇止字之說一箇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

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德明

善須是至善始得如通書純粹至善亦是

問必至於是而不遷如何曰未至其地則不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也德明

問止於至善向承教以為君止於仁臣止於敬各止其所而行其所止之道知此而能定今日先生語實文卿又

云坐如尸坐時止也立如齊立時止也豈以自君臣父子推之於萬事無不各有其止曰固然安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與臣是所止之處禮與忠是其所止之善又如視思明聽思聰思溫貌思恭之屬無不皆然德明

問至善先生云事理當然之極也恐與伊川說良其止止其所也之義一同謂有物必有則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得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所謂止其所者即止於至善之地也曰只是要如此卓

或問何謂明德曰我之所得以生者有許多道理在裡其尤明處乃所謂明德也明明德者是直指全體之妙下

面許多節目，皆是靠明德做去。又問：既曰明德，又曰至善，何也？曰：明德一分便有一分明德，十分便有一十分明德，二十分乃是極至處也。又曰：明德是下手做，至善是行到極處。又曰：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畧畧明者，須是止於那極至處。德此至善以下明

大學只前面三句是綱領，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止是事事各有个止處，如坐如尸，立如齊，坐立上須得如此方止得。又如視思明，以下皆止於至善之意。大學須自格物入格，物從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个瑩徹底物，事令人却塊坐了，相似昏倦，要須提撕，有提撕便敬，昏倦便是肆肆便不敬。德明

問明德至善莫是，一个否？曰：至善是明德，中有此極至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父止於慈，子止於孝，與國人文止於信，以所謂在止於至善，只是又當知如何而為止。於仁如何而止於敬，如何而止於慈，孝與國人文之信，這裡使用究竟一个下工夫。處景紹曰：止莫是止於此而不過，否？曰：固是過與不及，皆不濟事。但仁敬慈孝誰能到得這裡，聞有不及者矣。未聞有過於此者也。如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於後來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這个道理本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為聖賢而有餘，不為愚不肖而不足，但其間節目，須當講學以明之。此所以讀聖賢之書，須當知他下工夫。

處今人只据他說一兩字便認以為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止此而已都不窮究着實殊不濟事且如論語相似讀學而時習之須求其所謂學者如何如何謂之時習既時習如何便能說有朋自遠方來朋友因甚而來自遠方我又何自而樂須着——與他考究似此用上初間雖覺得生受費力久後讀書甚易為立却亦濟事

道

明明德是知止於至善是守夫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聖賢未嘗不為兩頭底說話如中庸所謂擇善固執擇善便是理會知之事固執便是理會守之事至書論堯之德便說欽明舜便說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欽是欽敬以自守明是其德之聰明濬哲文明便有知底道理溫恭

允塞便有守底道理 必條所錄恐有誤。道夫

問新民如何止於至善曰事事皆有至善處又曰善字輕

至字重節。以下新

問新民止於至善只是要民修身行己應事接物無不曲當曰雖不可使知之亦當使由之不出規矩準繩之外節

止於至善是包在明明德在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人也要止於至善蓋天下只是一个道理在他雖不能在我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道夫。以下明

明德新民二者皆要至於極處明德不是只畧畧地明德便了新民不是只畧畧地新得便休須是要至於極至處賀孫

問至善不是明德外別有所謂善只就明德中到極處便
是否曰是明德中也也有至善新民中也也有至善皆要到
那極處至善隨處皆有脩身中也也有至善必要到那盡
處齊家中也有至善亦要到那盡處至善只是以其極
言不特是理會到極處亦要做到極處如為人君止於
仁固是一個仁然仁亦多般須是隨處看如這事合當
如此是仁那一事又合當如彼亦是仁若不理會只管
執一便成一邊去如為人臣止於敬敬亦有多少般不
可只道擊跽曲拳便是敬如盡忠不欺陳善開邪然君
無過之地皆是敬皆當理會若只執一亦成一邊去安
得謂之至善至善只是此子恰好處韓文公謂軻之死
不得其傳自秦漢以來豈無人亦只是無那至善見不

到十分極好處做亦不做到十分極處寓同
明德是我得之於天而方寸中光明底物事統而言之仁
義禮智以其發見而言之如惻隱羞惡之類以其見於
實用言之如事親從兄是也如此等德本不待自家明
之但從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一向昏昧更不光明
而今却在挑剔揩磨出來以復向來得之於天者此便
是明明德我既是明得个明德見他人為氣稟物欲所
昏自家豈不惻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揩磨
以革其向來氣稟物欲之昏而復其得之於天者此便
是新民然明德新民初非是人力私意所為本自有一
個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且以孝言之孝是
明德然亦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則固不是若是過其則

必有到股之事須是要到當然之則田地而不遷此方是止於至善詠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不及於止則是未當止而止當止而不止則是過其所止能止而不久則是失其所止

明德新民皆當止於極好處止之為言未到此便住不可謂止到得此而不能守亦不可言止止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或問明明德是自己事可以做得到極好處若新民則在人如何得他到極好處曰且教自家先明得盡然後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如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如此變化他自然解到極好處錄

或問明德可以止於至善新民如何得他止於至善曰若其新民而未止於至善亦是自家有所未到若使聖人在上便自有不虞置又問夫子非不明德其歷諸國豈不欲春秋之民皆止於至善到他不服聖人也無可奈何曰若使聖人得位則必須緩來動和又云此是說理理必須是如此且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然堯有九年之水想有多少不育之物太德必得名位福壽也豈個個如此只是理必如此明詠

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止也德明欲新民而不止於至善是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者治民也明明德是欲去長安止於至善是已到長安也拱壽

劉源問知止而後有定曰此一節只是說太緊效驗如此

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却是做工夫處下知止

定有

在此於至善至者天理人心之極致蓋其本於天理驗於

人心即事即物而無所不在吾能各知其止則事事物物

物莫不各有定理而分位界限為不差矣端蒙

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會定砥

問知止而後有定須是物格知至以後方能如此若未能

物格知至只得且隨所知分量而守之否曰物格知至

也無頓斷都知到盡處了方能知止有定只這一事上

知得盡則此一事便知得當止處無絲便要盡底都曉

得了方知止有定不成知未到盡頭只恁地鶻突豈在

這裡不知个做工夫處這箇各隨人淺深固是要知到

盡處方好只是未能如此且隨你知得者只管定去如

人行路今日行得這一條路則此一條路便知得熟了

便有定了其它路皆要如此知得分明所以聖人之教

只要人只管理會將去又曰這道理無常只怕人等待

事到面前便理會得去做無有不得者只怕等待所以

說需者事之下也又曰需者事之賊也若是等待終誤

事去又曰事事要理會便是人說一句話也要思量他

怎生如此說做一篇沒緊要文字也須思量他怎生如

此做個

知止而後有定須是事事物物都理會得盡而後有定若

只理會得一事一物明白別有一件便理會不得這箇

道理須是理會得五六分以上方見得這邊重那邊輕
 後面便也易了而今未理會到半截以上所以費力須
 是逐一理會少間多了漸會貫通兩箇合做一箇少間
 又七八箇合做一箇便都一齊通透了伊川說貫通字
 是妙若不是他自曾如此如何說出這字賀孫
 知止而後有定必謂有定不謂能定故知是物有定說振
 未知止固用做但費把捉已知止則為力也易個
 定亦自有淺深如學者思慮凝定亦是定如道理都見得
 徹各止其所亦是定只此地位已高端蒙
 問定而後能靜曰定是見得事物物上千頭百緒皆有
 定理靜只就自家一箇心上說賀孫
 定以理言故曰有靜以心言故曰能義剛

定是理靜在心既定於理心便會靜若不定於理則此心
 只是東去西走泳

問章句云外物不能搖故靜舊說又有異端不能感之語
 竊謂將二句參看尤見得靜意曰此皆外來意見凡立說
 須寬方流轉不得局定德明

問大學之靜與伊川靜中有動之靜同否曰未須如此說
 如此等處未到那裡不要理會少頃都打亂了和理會
 得處也理會不得去上毅

問靜而後能安曰安只是無詭隨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
 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有淺深德明
 問安謂所處而安莫是把捉得定時處事自不為事物所
 移否曰這箇本是一意但靜是就心上說安是就身上

說而今人心才不靜時雖有意去安頓那物事自是不
 安若是心靜方能去區處方解穩當義剛
 既靜則外物自然無以動其心既安則所處而皆當看打
 做那裏去都移易他不得道夫
 問靜而後能安是在貧賤在患難皆安否曰此心若不靜
 這裡坐也坐不得那裡坐也坐不得富
 能安者以地位言之也在此則此安在彼則彼安在富貴
 亦安在貧賤亦安節

問知止章中所謂定靜安終未深瑩曰知止只是識得一
 箇去處既已識得即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求之彼又
 求之此即是未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亦相去不
 遠但有深淺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問先

生於此段詞義望加詳數語使學者易曉曰此處亦未
 是緊切處其他亦無可說德明
 定靜安與相似定謂所止各有定理靜謂遇物來能不動

安謂隨所寓而安蓋深於靜也去偽
 定靜安三字大畧相類然定是心中知為人君止於仁為

人臣止於敬心下有箇定理便別無膠擾自然是靜如
 此則隨所處而安備

知止而後有定如行路一般若知得是從那一路去則心
 中自是定更無疑惑既無疑惑則心便靜心既靜便貼
 貼地便是安既安則自然此心專一事至物來思慮自
 無不通透若心未能靜安則總是胡思亂想如何是能
 慮實孫知止
 定靜安慮

定對動而言初知所止是動底方定方不走作如水之初
定靜則定得未久物不能撓處山林亦靜處塵市亦靜
安則靜者廣無所適而不安靜固安動亦安者處甚事
皆安然不撓安然後能慮今人心中搖漾不定疊起能
處得事否慮者思之精審也人之處事於叢冗急遽之
際而不錯亂者非安不能聖人言雖不多推出未便有
許多說話在人細看之耳個

問安而後能慮曰先是自家心安了有此事來方始思量
區處得當今人先是自家這裡鶻突了到事來都區處
不下既欲為此又欲若彼既欲為東又欲向西便是不
能慮然這也從知止說下來若知其所止自然如此這
却不消得工夫若知所止如火之必熱如水之必深如

食之必飽飲之必醉若知所止便見事事決定是如此
決定着做到如此地位欠闕些子便自住不得如說
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人多會說得只是不曾
見得決定着竭其力處決定着致其身處若決定見得
着如此者如何也須要到竭其力處須要到致其力處
且如事君若不見得決定着致其身則在內親近必不
能推忠竭誠有犯無隱在外任使必不能展布曰體有
須無二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若不是見得
到如何會恁地賀孫。知
正安慮

李德之問安而後能慮既首言知止矣如何於此復說能
慮曰既知以理更須是審思而行且知孝於事親須
思所以為事親之道又問知至而後意誠如何知既盡

後意便能實先生指燈臺而言如以燈照物照見處所
見便實照不見處便有私意非真實又問持敬居敬如
何曰且如此做將去不須先安排下樣子後却旋求來
合蓋卿

子升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此易中深與幾或問中却
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曰當時下得也未仔細要之
尺着得研幾字本之

李約之問安而後能慮曰若知至了及臨時不能慮則安
頓得不恰好且知得事親當孝也知得恁地是孝及
至事親時不思慮則孝或不行而非孝者反露矣
慮

問安而後能慮曰若不知此則自家先已紛擾安能慮
明

能安者隨所處而安無所擇地而安能慮是見於應事處
能慮節

慮是思之重複詳審者方子
慮是研幾閑祖

問到能得處學之工夫盡否曰在己之功亦備矣又要明
明德於天下不止是要了自家一身得

因說知止至能得上云止於至善矣此又提起來說言能
知止則有所定有所定則知其理之確然如是一定則

不可移易任是千動萬動也動搖他不得既定則能靜
靜則能安安則能慮慮則能得其所止之實矣
得

知止至能得蓋才知所止則志有定向才定則自能靜靜

則自能安安則自能慮慮則自能得要緊在能字蓋涵
涵而去自然如此者慮謂會思量事凡思天下之事莫
不各得其當是也履孫

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靜能安及到事來
乃能慮能字自有道理是事至物來之際思之審處之
當斯得之矣 斐孫

問據知止已是思慮了何故靜安下復有入慮字既靜安
了復何所慮曰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便有定能
靜能安及到事至物來乃能慮能字自有意思謂知之
審而后能慮慮之審而后能得賜

或問定靜安慮四節曰物格知至則天下事事物物皆知
有今定理定者如寒之必衣飢之必食更不用商量所

見既定則心不動搖走作所以能靜既靜則隨所處而
安看安頓在甚處如處富貴貧賤患難無往而不安靜
者主心而言安者主身與事而言若人所見未定則心
何緣得靜心若不靜則既要知彼又要知此身何緣得
安能慮則是前面所知之事到得會行得夫如平時知
得為子當孝為臣當忠到事親事君時則能思慮其曲
折精微而得所止矣 胡泳

琮曰上面已自知止今慮而得者依舊是知底意思云云
先生曰只上面是方知下面是實得耳問如此何用更
過定靜安三節自曰不知以不實得曰如此上面知
正處其實未有知也通以五句才做得致知在格物一
句曰今人之學却是敏底不知底底循循而進終

有得處敏底只是從頭呼揚將來只務自家一時痛快
終不見實理

問定即心有所向不至走作便靜靜便可以慮何必待安
曰安主事而言不安便不能思譬如靜坐有件事來撓
思便不得專一定靜安都相似未到安處思量未得知
正是知个慈知个孝到得時方是得个慈得个孝底道
理慮是慮个如何是慈如何是孝又問至於安時無勉
強意思否曰在貧賤也安在富貴也安在這裡也安在
那裡也安今人有在這裡不安了在那裡也不會安心
下無理會如何會去思慮問章句中慮謂思無不審莫
是思之熟否曰慮是思之周密處也
王子周問知止至能得曰這數句只是要曉得知止不知

正則不能得所止之地如定靜安數字恰如今年二十
一歲來年二十二歲自是節次如此來自不可過如在
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這三句却緊要只是在此
於至善而不說知止則無下工夫處

游子蒙問知止得止莫稍有差別否曰然知止如射者之
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問定靜安矣如之何而復有慮
曰慮是事物之來畧審一審劉淮叔通問慮與格物致
知不相干曰致知便是要知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
慮便是審其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慈至言仁則當如
堯言孝則當如舜言敬則當如文王這方是得止子蒙
言開欲以明德之明為知人之失其所有而一旦復得
以喻之至慮字則說不得曰知止而有定便如人撞着

言卷一
所失而不用終日營營以求之定而靜便如人既不用
求其所失自爾寧靜靜而安便如人既知某物在其處
某物在其處心下恬然無復不安安而慮便如自家金
物都自在這裡及人來問自家討甚金物自家也須將
上手審一番然後與之慮而得則秤停輕重皆相當矣
或又問何故知止而定靜安了又復言慮曰且如可以
子可以無子可以取可以無取可以死可以無死這上
面有幾許商量在道夫

問知止而後有定曰須是灼然知得物理當止之處心自
會定又問上既言知止了何更待慮而後能得曰知止
是知事事物物各有其理到慮而後能得處便是得所
以處事之理知止如人之射必欲中的終不成要射做

東去又要射做西去慮而後能得便是射而中的矣且
如人早間知得這事理如人到晚間心裡定了便會處
置得這事若是不先知得這道理到臨事時便脚忙手
亂豈能慮而有得問未務物以前如何致力曰古人這
處已自有小學了寓同

子升問知止能慮之別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正之理到
得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惟深也
故能通天下之志此似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此便是能慮聖人言語自有不約而同處未之說如此
則知止是先講明工夫能慮是臨事審處之功曰固是
再問知止而后有定注謂知之則志有定向或問謂能
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矣語似不同

何也曰也只一般本之

知止只是知有這道理也須是得其所止方是若要得其所止直是能慮方得能慮却是緊要知止知為子而必孝知為臣而必忠能得是身親為忠孝之事若徒知這道理至於事親之際為私欲所汨不能盡其孝事君之際為利祿所汨不能盡其忠這便不是能得矣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道夫

人本有此理但為氣稟物欲所蔽若不格物致知事至物來七顛八倒若知止則有定能慮得其所止節

問知止至能得曰真個是知得到至善處便會到能得地位中間自是效驗次第如此學者工夫却在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上如何要至明明德如何要去新民如何

要得止於至善正當理會知止能得這處却未甚要緊聖人但說不知止能得樣子在這裡寓

陳子安問知止至能得其間有工夫否曰有次序無工夫才知止自然相因而見只知止處便是工夫又問至善須是明德否曰至善雖不外乎明德然明德亦有畧畧明者須是止那極至處錄

真知所止則必得所止雖若無其間隔其間亦有少過度處健步勇往執雖必至然移步亦須畧有漸次也

林子淵問知止至能得曰知與行工夫須着並到知之愈明則行之愈篤行之愈篤則知之益明二者皆不可偏廢如入兩足相先後行便會漸漸行得到若一邊軟了一便一步也進不得然又須先知得方行得所以大學先

說致知中庸說知先於仁勇而孔子先說知及之然學問謹思明辨力行皆不可闕一賀孫

問知止能得一段曰只是這个物事滋長得頭面自各別

今未要理會許多次第且要先理會个知止待將來

時便自見得先生論看文字只要虚心濯去舊聞以來

新見時舉

黃去私問知止至能得曰工夫全在知止若能知止則自

能如此人傑

知止至能得譬如喫飯只管喫去自會飽德明

問知止至能得曰如入飲酒終日只是喫酒但酒力到時

一杯深如一杯儒用

知止至能得是說知至意識中間事閑祖

大學章句說靜處若兼動即便到得地位所以細分方問知與得如何分別曰知只是方知得便是在手問得莫是行所知了時曰也是如此又曰只是分個知與得知在外得便在我知得

語類卷十四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重錄朱子語類卷十五

大學二

經下

器遠問致知者推知事物之理還當就甚麼樣事推致其
 理曰眼前九所應接底都是物事事都有箇極至之理
 便要知得到若知不到便都沒分明若知得到便着定
 恁地做更無第二着第三着止緣人見道理不破便恁
 地苟簡且恁地做也得都不做得第一義曹問如何是
 第一義曰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
 於孝之類決定着恁地不恁地便不得又如朝覲着
 進君子退小人這是第一義有功決定看賞有罪決定
 着誅更無小人可用之理更無包含小人之理惟見得



居甫問格物工夫覺見不周給曰須是四方八面去格學
 格物格猶至也如舜格于文祖之格是至干文祖處是
 問格物還是事未至時格事既至然後格曰格是到那般
 所在也有事至時格底也有事未至時格底是
 格物者如言性則當推其如何謂之性如言心則當推其
 如何謂之心只此便是格物也
 窮理格物如讀經看史應接事物理會箇是處皆是格物
 只是常教此心存莫教他閑沒勾當處公且道如今不
 去學問時此心頓放那處 賀孫
 格物須是從切已處理會去待自家者已定疊然後漸漸
 推去這便是能格物 道夫
 格物二字最好物謂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

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九自家身心
 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
 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
 體驗去 德明
 文振問物者理之所在人所必有而不能無者何者為切
 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人所不能無者但學者
 須要窮格得盡事父母則當盡其孝處兄弟則當盡其
 交如此之類須是要見得盡若有一毫不盡便是窮格
 不至也 人傑
 格物莫先於五品 方子
 格物是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 如為人君便當
 正於仁為人臣便當止於敬又更上一着便要窮究得

為人君如何要止於仁為人臣如何要止於敬乃是
 格物者格其孝當考論語中許多論孝格其忠必將順其
 美匡救其惡不幸而仗節死義古人愛物而伐木亦有
 時無一芥子不到處無一物不被其澤蓋緣是格物得
 盡所以如此節

格物須真見得決定是如此為子豈不知是要孝為臣豈
 不知是要忠人皆知得是如此然須當真見得子決定
 是合當孝臣決定是合當忠決定如此做始得當
 如今說格物只是晨起開門時便有四件在這裏不用外尋
 仁義禮智是也如才方開門時便有四人在門裏個
 子淵說格物先從身上格去如仁義禮智發而為惻隱羞
 惡辭遜是非須從身上體察常常守得在這裏始得曰

人之所以為人只是這四件須自認取意思是如何所
 謂惻隱者是甚麼意思且如赤子入井一井如彼深峻
 入者必死而赤子將入焉自家見之此心還是如何有
 一事不善在自家身上做出這衷定是可羞在別人做
 出這衷定是惡他利之所不當得或雖當得而吾心有
 所未安便是謙遜辭避不敢當之以至等閑禮教人之
 施於己者或過其分便要辭將去遜與別人定是如此
 事事物物上各有箇是有箇非是底自家心裏定道是
 非底自家心裏定道非就事物上看是底定是非底
 定是非到得所以是之所以非之却只在自家此四者
 人人有之同得於天下不待問別人假借堯舜之所以
 為堯舜也只是這四箇桀紂本來亦有這四箇如今若

認得這四箇分曉方可以理會別道理只是孝有多少
樣有如此為孝如此而為不孝忠固是忠有如此為忠
又有如此而不喚做忠一一都着斟酌理會過
問格物最難日用間應事處平直者却易見如交錯疑似
處要如此則彼變要如此彼則此變不審何以窮之曰如
何一頓便要格得恁地且要見得大綱且看箇太胚模
是恁地方就裏面旋旋做細如樹初間且先斫倒在這
裏逐旋去皮方始出細若難曉易曉底一齊都要理會
得也不解恁地但不失了大綱理會一重了裏面又見
一重一重了又見一重以事之詳略言理會一件又一
件以理之淺深言理會一重又一重只管理會須有極
盡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成四節次第恁地

方是實

或問格物是學者始入道處如何着力曰遇事接物之
間各須一一去理會始得不成是精底去理會粗底又
放過了大底去理會小底又不開了如此終是有欠闕
但隨事遇物皆一一去窮極自然分明又問世間有一
種小有才底人於事物上亦能考究得仔細如何却无
益於己曰他理會底聖人亦理會但他理會底意思不
是彼所為者但欲入說他人理會不得者我理會得他
人不能者我能之却不切己也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聖人何事不理會但是與人自不同
傳問而今格物不知可以就吾心之發見理會得否曰公

依舊是要安排而今只且就事物上格去如讀書便就文字上格聽人說話便就說話上格接物便就接物上格精粗大小都要格它久後會通粗底便是精小底便是大這便是理之一本處而今只管要從發見處理會且如見赤子入井便有怵惕惻隱之心這箇便是發了更如何理會若須待它自然發了方理會定一年都能理會得多少聖賢不是教人去黑漆漆裏守着而今且大着心胃大開着門端身正坐以觀事物之來便格它

孫

世間之物無不有理皆須格過古人自勿便識其具且如事親事君之禮鐘鼓鏗鏘之節進退揖遜之儀皆目熟其事躬親其禮及其長也不過只是窮此理因而漸及

於天地鬼神日月陰陽草木鳥獸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以此等禮數可以講習只靠先聖遺經自去推究所以要入格物主敬便將此心去體會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親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將此孝心依古禮而行之事君敬便將此敬心依聖經所說之禮而行之一一須要窮過自然浹洽貫通如論語一書當時門人弟子記聖人言行動容周旋揖遜進退至為纖悉如鄉黨一篇可見當時此等禮數皆在至孟子時則漸已放棄如孟子一書其說已寬亦有但論其大理而已問實從周禮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入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

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存外能義以存外便是敬以直內德明才仲問格物是小學已有開明處了便從大學做將去推致其極曰人也不解無箇發明處才有此發見處便從此挨將去漸漸開明只如一箇事我才發心道我要做此事只此便是發見開明處了便從此做將去五代時有一將官年大而識字既貴遂令人於每件事物事上

書一名字帖之渠子細看久之漸漸認得幾箇字從此推將去遂識字

問格物則恐有外馳之病曰若合做則雖治國平天下之事亦是已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卒而得之坐以待旦不成也說道外馳又問若如此則恐有身在此而心不在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有此等患曰合用他處也若用又問如此則不當論內外但當論合為與不合為先生領之節

若格物則雖不能盡知而事至物來大者增其子小者減其子雖不中不遠矣

問格物工夫未得到得貫通亦未害否曰這是甚說語而今

學者所以學便須是到聖賢地位不到不肯休方是但
用工做向前去但見前路茫茫地白莫問程途少間自
能到如何先立一箇不解做得便休底規模放這裏了
如何做事且下手要做十分到了只做得五六分下手
做五六分到了只做得三四分下手做三四分便無了
且諸公自家裏來到建陽直到建陽方休未到建陽半
路歸去便是不到建陽聖賢所為必不如此如所謂君
子鄉道而行半途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定
也倪焉且有孳孳斃而後已子又曰舜為法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
如舜而已矣卓

格物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如此方見得實體所謂
實體非就事物上見不得且如作舟以行水作車以行
陸今試以衆人之力共推一舟於陸必不能行方見得
舟果不能以行陸也此之謂實體德明

問道之不明蓋是後人舍事迹以求道曰所以古人只道
格物有物便有理若無事親事君底事何處得忠孝節
窮理二字不若格物之為切便就事物上窮格如漢人多
推秦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故得失易見然彼亦無那
格底意思若格之而極其至則秦猶有餘失漢亦當有
餘得也又云格謂至也所謂實行到那地頭如南劍人
往建寧須到得郡廳上方是至若只到建陽境上即不
謂之至也德明

格物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物有時而離言物，則理自在，自是離不得。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實洞，無稽底性，亦由他說於事上，更動不得。所謂窮理者，事事物物各自有箇事物底道理，窮之須要周盡。若見得一邊，不見一邊，便不該通窮之。未得更須欵曲推明，蓋天理在人，終有明處。太學之道，在明明德，謂人合下，便有此明德，雖為物欲掩蔽，然這此明德道理，未曾泯絕，須從明處漸漸推將去，窮到是處，吾心亦自有準，則窮理之初，如攻堅物，必尋其罅隙可入之處，乃從而擊之，則用力為不難矣。孟子論四端，便各自有箇柄，執仁義禮智皆有頭緒，可尋，即其所發之端而求其可見之體，莫非可窮之理也。謹

格物窮理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著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前倚衡無往而不見這箇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為善而內實為惡，是兩箇人做事了，外而為善，是一箇人裏面又有一箇人說走我不好，如今須勝得那一箇不好底人去，方是豈有學聖人之畫為市井之行，這箇窮得箇甚道理而今說格物窮理，須是見得箇道理親切了，未解便能脫然去其舊習，其始且見得箇道理如此，那事不是亦不敢為，其次見得分曉，則不肯為，又其次見得親切，則不為之，而舊習都忘之矣。子蒙

不是要格那物來長我聰明見識了方去理會，自是不得

不理會

大學說一格物在裏却不言其所格者如何學者欲見下
工夫處但看孟子便得如說仁義禮智便窮到制德奉
惡辭遜是非之心說好色好利便窮到大王公劉
文武說古今之樂便窮到與民同樂處說性便格到纖
毫未動處這便見得他孟子胸中無一毫私意藏匿存
也故其知識包宇宙大無不該細無不燭道夫
居甫問格物窮理但理自有可以彼此者曰不必如此看
理有正有雜今學者且須理會正理要必告父母學
者所當守至於不告而娶自是不足到此處別理會如
事君匡救其惡是正理伊川說納納身牖又是一等今
於此一段未分明却先為被引定孔子說危行言孫

當春秋時亦自如此今不理會平當處纔見聖人言中
有此語便要守定不致駸駸必至於行孫矣此等風俗
浙江甚盛殊可慮可學

問格物之義固要就一事一物上窮格然如呂氏楊氏所
發明大本處學者亦須兼考曰識得即事一物物上便
有大本不知大本是不曾窮得也若只說大本便是釋
老之學德明

致知格物只是一箇道夫以十
致知格物

致知格物一膝底事先生舉左右指來比此泳
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致知則是推得漸廣賜
刻伯問格物致知曰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
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說致知是全體說時舉

張仁叟問致知格物曰物莫不有理人莫不知如孩提
之童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知敬其兄以至於飢則知求
食渴則知求飲是莫不知也但所知者止於大畧而
不能推致其知以至於極耳致之為義如以手推送去
之義九經傳中云致者其義皆如此時舉
問知如何致物如何格曰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
長也莫不知敬其兄人比皆有是知而不能極盡其知者
人欲害之也故學者必先克入欲以致其知則無不
明矣致字如推開去譬如暗室中見此手明處便尋從
此明處去忽然出到外去見得大小大明人之致知亦
如此也格物是為入君上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之類事
事物物各有箇至極之處所謂止者即至極之處也然

須是極盡其理方是可止之地若得八分猶有二分未
盡也不是須是極盡方得又曰知在我理在物祖道
黃去私問致知格物曰致字有推出之意前輩用致字多
如此人誰無知為子知孝為父知慈只是知不盡須是
要知得透底且如一穴之光也喚做光然逐旋開到得
大則其光愈大物皆有理人亦知其理如當慈孝之類
只是格不盡但物格於彼則知盡於此矣又云知得此
理盡則此箇意便實若只知未透處這裏面便黑了傑
劉圻父說格物致知曰他所以下格字致字者皆是為自
家元有是物但為他物所蔽耳而今便要從那知處推
開去是因其所已知而推之以及於無所不知也義剛
郭叔雲問為學之初在乎格物物物有理第恐氣稟昏愚

不能格至其理曰人箇箇有知不成都無知但不能推而致之耳格物理至徹底處又云致知格物只是了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格

問致知是欲於事理无所不知格物是格其所以然之故此意通否曰不須如此說只是推極我所知須要就那事物上理會致知是自我而言格物是就物而言若不格物何緣得知而今人也有推極其知者却只冷冷然竭其心思都不就事物上窮究如此則終無所止義剛曰只是說所以致知必在格物曰正是如此若是極其所知去推究那事物則我方能有所知義剛

致知格物固是合下工夫到後亦離這意思不得學者要

緊在求其放心若收拾得此心存在已自看得七八分
了如此則本領處是非善惡已自分曉惟是到那變處
方難處到那裏便用子細研究若那分曉底道理却不
難見只是學者見不親切故信不及如漆雕開所謂吾
斯之未能信若見得親切自然信得及看得大學了開
時把史傳來看見得古人所以處事變處儘有短長
人之一心本自光明常提撕他起莫為物欲所蔽便將這
箇做本領然後去格物致知如大學中條目便是材料
聖人教人將許多材料來脩治平此心令常常光明耳
按脩治伊川云我使他思時便思如此方好儻臨事不
醒只爭一餉時便為他引去且如我兩眼光瞻瞻又白
日裏在大路上行如何會別被人引去草中只是我自

昏聩或暗地裏行便被人胡亂引去耳但只要自家
常醒時他做主宰出乎萬物之上物來便應易理會底
便理會得難理會底思量久之也理會得若難理會底
便理會不得是此心尚昏未明使用提醒他驟
問致知在格物曰知者吾自如此知此心虛明廣大無所
不知要當極其至耳今學者豈無一斑半點只是為利
欲所昏不曾致其知孟子所謂四端此四者在人心發
見於外吾友還曾平日的見其有此心須是見得分明
則知可致今有此心而不致致臨事則昏惑有事則膠
擾百種病根皆自此生又曰問九日用之間作事接入皆
是格物窮理曰亦須知得本若不知得只是作事天
是接人何處為窮理

致知分數多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皆致知只力行
一件是行言致言格是要見得到盡處若理有未格處
是於知之之體尚有未盡格物不獨是仁孝慈敬信五
者此只是大約說耳且如說父子須更有母在更有夫
婦在九萬物萬事之理皆要窮但窮到底無復餘蘊方
是格物大雅
致知格物便是志於道據於德却是討得箇匡格子義剛
格物致知是極粗底事天命之謂性是極精底事但致知
格物便是那天命之謂性底事下等事便是上等工夫
義剛
曹又問致知格物曰此心愛物是我之仁此心要愛物是
我之義若能分別此事之是此事之非是我之智若能

語類

卷之五

七

別尊卑上下之分是我之禮以至於萬物萬事皆不出此四箇道理其實只是一箇心一箇根抵出來抽枝長葉卓

蔣端夫問致知在格物胃中有見然後於理無不見曰胃中如何便有所見譬如嬰兒學行今日學步明日又步積習既久方能行天地萬物莫不有理手有手之理足有足之理手足若不舉行安能盡其理格物者欲究極其物之理使無不盡然後我之知無所不至物理即道理天下初無二理震

問知至意誠求知之道必須存神索至不思則不得誠是吾曰致知格物亦何消如此說所謂格物只是眼前處置事物酌其輕重究極其當處便是亦安用存神索至

只如吾胃中所見一物有十分道理若只見三分便見不盡須是推來推去要見盡十分方是格物既見盡十分便是知止震

或問致知須要誠既是誠了如何又說誠意致知上本無誠字如何強安排誠字在上面說為學之始須在致知不致其知如何知得致致其知須是格物格物云者要窮到九分九釐以上方是格謙

若不格物致知那箇誠意正心方是揀在這裏不是自然若是格物致知便自然不用強揀

元昭問致知格物只作窮理說曰不是只作窮理說格物所以窮理又問格物是格物與入知物與人之異然後可作工夫曰若作致知在格物論只是胡說既知人與

物異後待作甚合殺格物是格盡此物如有一物凡十
 辨已知五辨尚有五辨未知是為不盡如一鏡為一半
 明一半暗是一半不盡格盡物理則知盡如元昭所云
 物格知至當如何說子上問向見先生答江德功書如
 此說曰渠如何說已忘却子上云渠作接物曰又更錯
 陳問大學次序在聖人言之合下便都能如此還亦須從
 致知格物做起但他義理昭明做得來恐易曰也如此
 學只是聖人合下體段已具義理都曉得畧畧地勤
 驗一遍其實大本處都盡了不用學只是學那沒緊要
 底如中庸言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為人多
 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道之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
 便與庸人無異何足以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所

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元無欠闕只是
 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寅

子善問物格曰物格是要得外面無不盡裏面亦清徹無
 不盡方是不走作格○以

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
 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究則闕了一事
 道理一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着逐一件與他理
 會過道夫

叔文問格物莫須用合內外否曰不須恁地說物格後他
 內外自然合蓋天下之事皆謂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
 有理且如草木禽獸雖是至微至賤亦皆有理如所謂
 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自家知得這箇道理處之而

各得其當便是且如鳥獸之情莫不好生而惡殺自家
知得是恁地便須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方是要之今且自近以及遠由粗以至精道夫
禽錄別

問格物須合內外始得曰他內外未嘗不合自家知得物
之理如此則因其理之自然而應之便見合內外之理
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皆有
理草木春生秋殺好生惡死仲夏斬陽米仲冬斬陰木
皆是順陰陽道理砥錄作皆是自家知得萬物均氣同
體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非其時不伐一木不
殺一獸不殺胎不效天不覆巢此便是合內外之理砥錄

知至謂天下事物之理知無不到之謂若知一而不知二
知大而不知細知高遠而不知幽深皆非知之至也要
須四至八到無所不知乃謂至耳因指燈曰亦如燈燭
在此而光照一室之內未嘗有一此不到也履孫
知至謂如親其所親長其所長而不能推之天下則是不
能盡之於外欲親其所親欲長其所長而自家裏面有
所不到則是不能盡之於內須是其外無不周內無不
真方是知至履孫
子升問知止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
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之知識無不盡木之
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舉其重而言閑祖
問致知之至知至之至有荷分別曰上一致字是推致在

為也下一至字定已至先着至字旁着人字為

格物只是就事上理會知至便是此心透徹廣

格物便是下手處知至是知得也德明

致知未至譬如一箇鐵片亦磨得物事只是不如磨得芒

刃十分利了一鋪便破若知得切了事事物物至面前

莫不迎刃而解賀孫

未知得至時一似捕龍蛇捉虎豹相似到知得至了却恁

地平平做將去然節次自有許多工夫到後來熟熟雖

是自家所為皆足以興起斯民又須是以天下之心審

自家之心以自家之心審天下之心使之上下四面都

平均齊一而後可賀孫

鄭仲履問某觀大學知至見得是乾知道理曰何用說乾

知只理會自家知底無不盡便了蓋知

知至如易所謂極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這一句畧

相似能慮便是研幾如所謂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這一句却相似斐孫

問定靜安慮得與知至意誠心正是兩事只要行之有先

後據先生解安定慮得與知至似一般如何曰前面只

是大綱且如此說後面却是學者用力處去偽

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義利

兩件昨日雖看義當為然而却又說未做也無害見得

利不可做却又說做也無害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

日見得義當為決為之利不可做決定是不做心下自

肯自信得及這便是物格便是知得至了此等說話為

無恁地言語册子上寫不得似恁地說出却較見分曉

植○以下

問格物窮理之故事物之也要見到那裏了曰固是要

見到那裏然也約摸是見得直到物格知至那時方信

得及寓

守約問物格知至到曾子悟忠恕於一唯處方是知得至

否曰亦是如此只是就小處一事一物上理會得到亦

是知至賀孫

或問物格而后知至一句或謂物格而知便至如此則與

下文而后之例不同曰看他文勢只合與下文一般說

但且謂之物格則不害其為一事一物在到知則雖萬

物亦只是一箇知故必理無不窮然後知方可盡今或

問中却少了他這意思

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九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殺

也是九人湏是物格知至方能循不已而入於聖賢

之域縱有敏鈍遲速之不同頭勢也都自向那邊去了

今物未格知未至雖是要過那邊去頭勢只在這邊如

門之有限猶未過得在問伊川云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便是物未格知未至未過得閑否曰然某嘗謂物格知

至後雖有不善亦是白地上黑點物未格知未至縱有

善也只是黑地上白點伯羽○以下論格物致知誠意

格物是夢覺關格得未是覺格誠意是善惡關誠得未是

只是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却一節易如一節了到得

乎天下處尚有此工夫只為天下關頭着如此點檢又

曰誠意是轉關處又曰誠意是人鬼關誠得來是人誠不得是鬼。夢孫

致知誠意乃學者兩箇關致知乃夢與覺之關誠意乃惡與善之關透得致知之關則覺不然則夢透得誠意之關則善不致則惡致知誠意以上工夫較省逐旋開去至於治國平天下地步愈濶却須要照顧得到人傑知至意誠是九聖界分關隘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過得此關正好着力進步也道夫

大學所謂知至意誠者必須知至然後能誠其意也今之學者只說操存而不知講明義理則此心憤憤何事於操存也某嘗謂誠意一節正是聖凡分別關隘去處若

能誠意則是透得此關透此關後沛然自在去為君子不然則崎嶇反側不免為小人之歸也致知所以先於誠意者如何曰致知者須是知得盡尤要親切尋常只將知至之至作盡字說近來看得合作切至之至知之者切然後貫通得誠意底意思如程先生所謂真知者是也謹

論誠意曰過此一關方是人不是賊又曰過此一關方會進一本云過得此關道理方牢固方子

鍾唐傑問意誠曰意誠只是要情願做工夫若非情願亦強不得未過此一關猶有七分是小人蓋知意誠心正過得此關義理方穩不然七分是小人在又曰意不誠底是私過心不正底是公過方子

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誠其意升知。致知誠意。

知與意皆出於心知是知覺處意是發念處閑祖。

致知無毫釐之不盡守其所止無須更之或離致知如一

事只知得三分這三分知得者是真實那七分不知者

是虛偽為善須十分知善之可好若知得九分而一分

未盡只此一分未盡便是鵲突苟且之根少間說便為

惡也不妨便是意不誠所以貴致知窮到極處謂之致

或得於小而失於大或得於始而失於終或得於此而

失於彼或得於已而失於人極有深淺惟致知則無一

事之不盡無一物之不知以心驗之以身體之逐一理

會過方堅實個。

說為學次第曰本末精粗雖有先後然一齊用做去且如

致知格物而後誠意不成說自家物未格知未至且未

要誠意須待格了知了却去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

說大綱自然底次序是如此粘着底頭是逐一旋旋做

將去始得常說田子方說文侯聽樂處亦有病不成只

去明官不去明音亦須畧去理會始得不能明音又安

能明官或以官為商以角為徵自家緣何知得且如遵

豆之事則有司存非謂都不用理會遵豆但比似容貌

顏色辭氣為差緩耳又如官名在孔子有甚緊要處聖

人一聽得郊子會便要學蓋聖人之學本末精粗無

一不備但不可輕本而重末也今人閑坐過了多少日

子凡事都不肯去理會且如儀禮一節自家立朝不曉

得禮聽事有多少利害雜。

吳仁甫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曰源頭只在致知知至之後如從面上放水來已自迅流湍決以是臨時又要畧畧撥別莫令壅滯爾

問誠意莫只是意之所發制之於初否曰若誠制便不得須是先致知格物方始得入莫不有知但不能致其知耳致其知者自裏面看出推到無窮盡處自外面看入來推到無去處方始得了意方可誠致知格物是原頭上工夫看來知至便自心正不用誠意兩字也得然無此又不得譬如過水相似無橋則過不得意有未誠也須着力不應道知已至不用力

知若至則意無不誠若知之至欲着此物亦留不住東西南北中央皆着不得若是不誠之人亦不肯盡去亦要

留此子在欲知至意誠

問知至到意誠之間意自不懸屬須是別識得天理人欲分明盡去入欲全是天理方誠曰固是這事不易言須是格物精熟方到此居常無事天理實然有纖毫私欲便能識破他自來點檢慣了譬有賊來便識得便捉得他不曾用工夫底與賊同眠同食也不知大雅

周震亨問知至意誠云有知其如此而行又不如此者是知如何曰此只是知之未至問必待行之皆是而後驗其知至歟曰不必如此說而今說與公是知之未至公不信且去就格物窮理上做工夫窮來窮去未後自家真箇見得此理是善與是惡自心其意肯不去做此方是意誠若猶有一毫疑貳底心便是知未至意未誠又後

依舊去做然學者未能便混會慈地須且致其知工夫
積累方會知至雜

知至而后意誠須是真知了方能誠意知苟未至雖欲誠
意固不泯其門而入矣惟其胃中了然知得路徑如此
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然後自然意不泯不誠心不泯
不正因指燭曰如點一條蠟燭在中間光明洞達無處
不照雖欲將不好物事來亦沒安頓處自然着它不泯
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盞燈用罩子蓋住則光之所及者
固可見光之所不及處則皆黑暗無所見雖有不好物
事安頓在後直固不得而知也矣錄云知既至則意可
及處便有既潛藏在彼不可知若四所以貴格物如佛
方八面都光明了他便無着身處

者則路徑甚明無有差錯其知所不及處則皆顛倒錯
亂無有是處緣無格物工夫也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
曰固然豈可說物未能格意便不用誠自始至終意常
要誠如人適楚當南其轅豈可謂吾未能到楚且北其
轅但知未至時雖欲誠意其道無由如人夜行雖知路
從此去但黑暗行不得所以要泯致知知至則道理坦
然明白安而行之今人知未至者也知道善之當好惡
之當惡然臨事不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
自然行處無差個
欲知知之真不真意之誠不誠只看做不做如何真箇如
此做底便是知至意誠道夫
問知至而后意誠曰知則知其是非到意誠實則無不是

無有非無一毫錯此已是七八分人然又不是今日知
至意亂發不妨待明日方誠如言孔子七十而從心不
成未七十心皆不可從只是說次第如此白居易詩云
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詩
人玩弄至此可學○

強功問致知誠意是如何先後曰此是當初一發同時做
底工夫及到成時知至而后意誠耳不是方其致知則
脫空妄語獨在妄行及到誠意始旋收拾也孔子三
十而立亦豈三十歲正月初一日乃立乎白樂天有詩
吾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吾今其庶幾此
詩人滑稽耳
學者到知至意誠便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

問知至而后意誠故天下之理反求諸身實有於此似從

外去討得來云曰仁義利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笑曰某常說人有兩箇兒
子一箇在家一箇在外去幹家事其父却說道在家底
是自家兒子在外底不是

或問知至以後善惡既判何由意有未誠處曰克己之功
乃是知至以後事惟聖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一念
纔放下便是失其正自古無放心底聖賢然一念之微
所當深謹總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毫釐間不可不子細理會總說太快便失却此
項功夫也

問椿知極其至有時意又不誠是如何椿無對曰且去這

裏子細窮究一日稟云是知之未極其至先生曰是則是今有二人一人知得這是善這是惡又有一人真知得這是善當為惡不可為然後一人心中如何見得他是真知處椿亦無以應先生笑曰且放下此一段緩緩尋思自有超然見到處椿

誠意方能保護得那心之全體以下

問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於理而無所雜曰只為一便誠二便雜如惡惡真如好好色一故也小人閒居為不善上著其善二故也只要看這此便分曉二者為是真底物事却着此假掩放裡便成詐偽如這一盞茶一味是茶便是真才有些別底滋味便是有物夾雜了便是二

孫

意誠後推盪得渣滓靈利心盡是義理闕祖以下意誠下意誠如蒸餅外面是白麵透裡是白麵意不誠如蒸餅外面雖白裡面却只是粗麵一般闕祖

心言其統體意是就其中發處正心如戒懼不睹不聞誠意如謹獨又曰由小而大意小心闕祖正心誠意

康叔臨問意既誠疑心安有不正曰誠只是實雖是意誠然心之所發有不中節處依舊未是正亦不必如此致疑大要只在致知格物上如物格知至上鹵莽雖見得似小其病却大自傾身以往只是如破竹然逐節自分明去今人見得似難其實却易人入德處全在致知格物譬如適臨安府路頭一正着起草鞋便會到未須問所過州縣那人在前那人在後那人是繁盛那人是荒

索之夫全在致知格物上。論格物致知
 問心本也。意恃心之所發。取今欲正其心。先誠其意。似倒
 說了。曰心無形影。教人如何。撐拄。須是從心之所發處
 下手。先須去許多惡根。如人家裡有賊。先去了賊。方
 得家中寧。如人種田。不先去了草。如何下種。須去了自
 欺之意。意誠則心正。誠意最是一段中緊要工夫。下面
 一節輕。一節或云致知格物也。緊要曰致知知之始。誠
 意行之始。斐孫
 或問。意者心之所發。如何先誠其意。曰小底却會發動了。
 大底心之所以不正。只是私意牽去。意才實心便自正。
 聖賢下語。一字是一字。不似今人作文字。用這人字也。
 得改做那一字也。得。

格物者知之始也。誠意者行之始也。意誠則心正。自以去
 一節易似一節拱壽。
 致知誠意兩節。若打得透時。已自是个好人。其它事一節
 大如一節。病敗一節。小如一節。自備。
 格物者窮事物之理。致知者知事物之理。無所
 不知。知其不善之必。不可為。故意誠意既誠。則好樂自
 不足。以動其心。故心正格。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着纖毫私意。在其中。椿錄云便
 致知格物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
 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透。最不可。凡事不可着个且字。且
 字其病甚多。
 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雖是有許多節次。然其進之遲速。則

又隨人資質敏鈍履孫大學於格物誠意都煅煉成了到得正心脩身處只是行將去都易了黃孫

致知誠意正心知與意皆從心出來知則主於別識意則主於營為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端蒙

敬之問誠意正心脩身曰若論淺深意思則誠意工夫較深正心工夫較淺若以小大看則誠意較緊細而正心

脩身地位又較大又較施展賀孫誠意正心脩身意是指已發處看心是指體看意是動心

又是談動靜身對心而言則心正是內能如以身脩是內外都盡若不各自做一節功夫不成說我意已誠矣心將自正則恐懼好樂忿憤引將去又却邪了不成說

心正矣身不用管則外面更不顧而遂心迹有異矣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端蒙

或問意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

湛却為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又須風濤既息然後水之體靜人之無狀汗穢皆在意之不誠又須去其然後

能正其心及心既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脩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

私耳問。杜祖錄。疑同。聞別出。

問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發意發於心則意當聽命於心今日意識而后心正則是意反為心之管束矣何也曰心之本體何嘗不正所以不得其正者蓋由邪惡之念

勃勃而興有以動其心也譬之水焉本自澄淨寧息蓋因波濤洶湧水遂為其所激而動也更其大學次序誠意最要學者首於此一節分別得善惡取舍是非分明則自此以後凡有忿懣好樂親愛畏敬等類皆是好事大學之道始不可勝用矣壯祖

問心如何正曰只是去其害心者端蒙

或問正心脩身曰今人多是不能去致知處着力此心多為物欲所陷了惟聖人能提出此心使之光明外來底物欲皆不足以動我內中發出底又不陷了祖道

心繩不正其終必至於敗國亡家個

誠意正心章一說能誠其意而心自正一說意誠矣而心不可不正問脩身齊家亦然否曰此是交會處不可不

看又曰誠意以敬為先泳

或問正心誠意真有淺深否曰正心是就心上說脩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那事不自心做出來如脩身如繫矩都是心做出來但正心却是萌芽上理會若脩身與繫矩等事却是各就地頭上理會

毅然問家齊而后國治天下平如堯有丹朱舜有瞽瞍周公管蔡却都能平治何也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舜能使瞽瞍不格姦周公能致辟于管蔡使不為亂便是措置得好了然以皆聖人之變處想今人家不解有那瞽瞍之父丹朱之子管蔡之兄都如以思量且去理會那常處淳

壹是一切也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注猶如以刀切物

取其整齊

李從之問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何故只言脩身曰脩身是對天下國家說脩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凡前面許多事便是理會脩身其所厚者薄所薄者厚又是以家對國說

問大學解所厚謂家若誠意正心亦可謂之厚否曰不可

只言先後緩急所施則有厚薄節問大學之書不過明德新民二者而已其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乃推廣二者為之條自以發其意而傳意則又以發明其為條自者要之不過此心之體不可不明而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乃其明之工夫耳曰若論了得時只消明明德一句便了不用下面許多聖人為學

者難曉故推說許多節目今且以明德新民互言之則明明德者所以自新也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然則雖有彼此之間其為欲明之德則彼此無不同也譬之明德却是材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却是下工夫以明其明德耳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際要得常見一个明德隱然流行于五者之間方分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耳若為物欲所蔽即是珠為泥淹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大雅以下總論綱領條自大學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此三个是大綱做工夫全在此三句内下面知止五句是說效驗如以上面是服藥下面是說藥之效驗正如說服到幾日效如此又服到幾日效又如以看來不須說效亦得服到日子

滿時自然有效。但聖人須要說到這田地教人知明明德三句後面又分析開八件致知至脩身五件是明明德事齊家至平天下三件是新民事至善只是做得恰好後面傳又立八件詳細剖析八件意思大抵閑時喫緊去理會須要把做一件事看橫在胸中不要放下若理會得透徹到臨事時一有用處而今人多閑時不喫緊理會及到臨事時又不肯下心推究道理只說且放過一次亦不妨只是安于淺陋所以不能長進終於無成大抵是不曾立得志枉過日子且如知止只是閑時窮究得道理分曉臨事時方得其所止若閑時不曾知得臨事如何了得事親固是用孝也須閑時理會如何為孝見得分曉及到事親時方合得這道理事君

亦然以至凡事都如此又問知止是萬事萬物皆知得所止或只指一事而言曰以徹上徹下知得一事亦可謂之知止又問上達天理便是事物當然之則至善處否曰只是合禮處便是天理所以聖人教人致知格物亦只要人理會得此道理又問大學表裏精粗如何曰自是如此粗是大綱精是裡面曲折處又曰外面事要推闡故齊家而后治國平天下裡面事要切己故脩身正心必先誠意致知愈細密又問真知曰曾被虎傷者便知得是可畏未曾被虎傷底須逐旋思量个被傷底道理見得與被傷者一般方是明作

格物致知是求知其所止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求得其所止物格知至是知所止意誠心正身脩

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得其所正大學中大抵虛字多如所謂欲其而后皆虛字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致知格物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實字今當就其緊要實處着工夫如何是致知格物以至于治國平天下皆有節目須要一一窮究着實方是道夫

自欲明明德於天下至先致其知皆是隔一節所以言欲如此者必先如此致知在格物知與物至切近正相應在格物所以致知物才格則知已至故云在更無次第也也 闕祖

大學明明德於天下以上皆有等級到致知格物處便較親切了故文勢不同不曰致知者先格其物只曰致知在格物也意誠而后心正不說是意誠了便心正但無

詐偽便是誠心不在焉便不正或謂但正心不須致知格物便可以脩身齊家却恐不然聖人教人窮理只道真人在善惡中不能分別得故善或以為惡惡或以為善善可以不為不妨惡可以為亦不妨聖人便欲人就外面攔截得緊見得道理分明方可正得心誠得意不然則聖人告顏子如何不道非礼勿思却只道勿視聽言動如何又先道居處恭執事敬而後與人忠敬字要體得親切似得个畏字錄記先生嘗因諸生問敬宜何近之錄云以畏訓敬平淡中有味味曰然。幹

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至致知在格物欲與先字謂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在格物則致知便在格物上看来欲與先字差慢得此字在字

又緊得此子，後孫

大學言物格而后知至，天下平。聖人說得寬，不說道能。與即能彼，亦不說道能此，而後可學。彼只是如此寬說，後面逐段節節更說，只待人自看得如何。

蔡元思問：大學八者，條目若必待行得一節，方旋進一節，則沒世窮年，亦做不徹。看來日用之間，須是隨其所在而致力，遇着物來，面前使用格，知之所至，使用致意之發，使用誠心之動，使用正身之應，接使用循家，使用齊國，使用治方，得曰固，是他合下便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便是就這大規模上說起，只是細推他節目緊要處，則須在致知格物誠意進遷做將去。又曰：有國家者，不成說家未齊，未齊不能治國，且待我去齊得家了，却

求治國家未齊者，不成說身未循，且待我循身了，却求齊家無以理，但細推其次序，須着如此做，若隨其所遇，合當做處，則一齊做，始得個。

大學自致知以至平天下，許多事，雖是節次，如此須要一齊理會，不是說物格後方去致知，意誠後方去正心，若如此說，則是當意未誠，心未正時，有家也不去齊，如何得。且如在下位，不獲乎上，數句意思，亦是如此。若未獲乎上，更不去治民，且一向去信朋友，若未信朋友時，且一向去悅親，掉了朋友，不啻須是多端理會，方得許多。節次，聖人亦是畧分，先後與人知，不是做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若如此做，何時得成。又如喜怒上做工夫，固是然，亦須事事照管，不可專於喜怒，如易損卦懲

忿窒慾益卦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似此說話甚多聖人却去四頭八面說來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防閑明作

問知至了意便誠抑是方可做誠意工夫曰也不能恁地說得這個也在人一般人自便能如此一般人自當循序做但知至了意誠便易且如這一件事知得不當如與做未梢又却如此做便是知得也未至若知得至時便決不如此知人既知鳥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豈肯更試去食鳥喙蹈水火若是知得未至時意決不能誠問知未至之前所謂謹獨亦不可忽否曰也不能恁地說得規模合下皆當齊做然這裡只是說學之次序如此說得來快無恁地勞攘且當循此次序初問欲

明明德於天下時規模便要恁地了既有恁地規模當看次序工夫既有次序工夫自然有次序功效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只是就這規模恁地廣開去如破竹相似逐節恁地去寓說大學次序曰致知格物是窮此理誠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平天下只是推此理要做三節看難大學一篇却是有兩個大節目物格知至是一個誠意脩身是一個才過此二關了則便可直行將去泳物格知至是一截事意誠心正身脩是一截事家齊國治天下平又是一截事自知至交誠意又是一個過接關子自脩身交齊家又是一個過接關子賀孫

自格物至修身自淺以及深自齊家至平天下自內以及

外敬仲

或問格物致知到貫通處方能分別取舍初間亦未嘗不知此但較生澁勉強否曰格物時是窮盡事物之理這方是區處理會到得知至時却已自有个主宰會去分別取舍初間或只見得表不見得裡只見得粗不見得精到知至時方知得到能知得到方會意識可者必為不可者決不肯為到心正則胸中無些子私蔽洞然光明正大截然有主而不亂此身便脩家便齊國便治而天下可平賀孫

格物致知比治國平天下其事似小然打不透則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這裡縱有未盡

處病痛却小格物致知如知及之正心誠意如仁能守

之到得動之不_禮處只是小小未盡善蓋卿云方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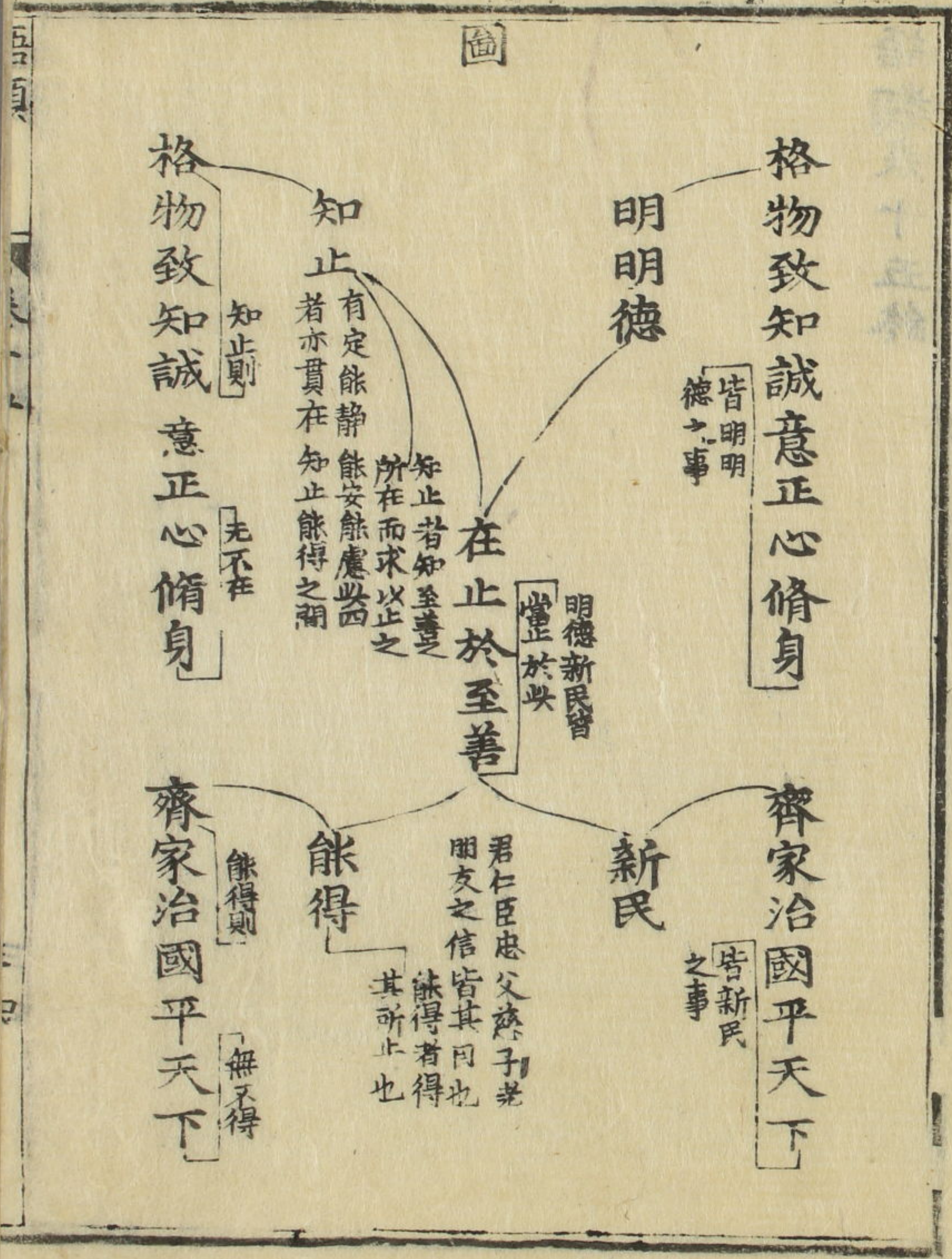
意其事似乎小然若打不透却是大病痛治國平天下規模雖大然若未_到處其病却小蓋前面大本領已自正了學者若做到物格知

開看來大學自格物至平天下九個事而心是在當中擔

着兩下者前面格物致知誠意是理會个心後面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是心之功用曰據他本經去脩身上截斷然身亦是心主之士教

自明明德至於治國平天下如九層寶塔自下至上只是个塔心四面雖有許多層其實只是个心明德正心誠意脩身以至治國平天下雖有許多節次其實只是一理須逐一從前面看來着後面又推前面去故曰

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也子蒙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致知在格物詳其文勢似
 皆是有為而後為者曰皆是合當為者經文既自明德
 說至新民止於至善下文又却反覆明辨以見正人者
 必先正己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
 在身亦是此意道夫
 問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至致知在格物向疑其似於為
 久今觀之大不然蓋大人以天下為度者也天下苟有
 一夫不被其澤則於吾心為有慊而吾身於是八者有
 一毫不盡則亦何以明明德於天下耶夫如是則凡其
 所為雖若為人其實則亦為己而已先生曰為其職分
 之所當為也道夫



語類卷十五終

